

社會革命底展開

李 鐵 聲

- 一 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
- 二 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
- 三 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
- 四 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外部情勢
- 五 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內部情勢
- 六 十一月革命之二特質
- 七 結語

【十一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

日故亦名‘十月革命’)

三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故亦名‘二月革命’)]

一 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

“革命——是歷史底機關車”。它若不以舊秩序底傾覆告終，則必以對於新要求之舊秩序底讓步完結；——雖然往往因革命的失敗倒引起了舊勢力底壓制和恐怖，但這並不是這革命所帶的使命和其要到的目的底消滅，只是其鬥爭過程期間的暫時的蹉跌，或其物質的條件未曾成熟；甚至於舊秩序如愈跋扈，這正是在表現革命勢力陰裏陽裏愈任向前進衝。

當一七八九年，法國乃是為打倒舊政權，革命而開幕，但這年，在事實上，國王對於布爾喬亞的國民會議所要求的，是已經辦到了的。繼已而起的大都是為對付那些大布爾喬亞及與他們相勾結的貴族和僧侶們所生的鬥爭。在這中間王的政權形式地被推翻（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共和制度代之出現，並且由一七九三年底憲法，民主的共和國底主權移到了都市小布爾喬亞和農民。與這一起已經朽腐了的舊秩序底上層部分也為之傾圮了。跟着王座底推翻，所謂身分和舊官僚都不見了，僧侶躲到地下室裏去了。總之在表面上起了不少惹人注目的變化。比如從共和制公布的那天起，改了舊曆，用了新曆，月及星期的日也都變成了新的名稱，——但這些變化都只止於表面。

但在這種形形色色的變改之中，所最重要的部分怎樣？——土地及私有財產怎樣？——啊，上帝！這些都是安然如故！雖然貴族領地底大部分及教會領地底全部被沒收了，——但這也並不是依一般的規則，而是由個個原因而沒收了的，比如因為領主遷移到了國外，於是將他們土地沒收了。而且這些土地也不曾分配給勤勞大

衆，而是賣給因革命而產生的新興布爾喬亞泥了的，並且布爾喬亞泥又將它們以貴價賣給於農民了。在工人方面也不曾因革命而得到若何的利益，甚至於比從前更加惡劣了。罷工吃了禁止，但工廠主與其一切權利却連動都不曾動過，自然工廠是未曾歸爲國有的。

“勤勞者，主要成分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勞働者未曾以一獨立的階級參加——雖獲得了政權，但未曾敢於行使到底。”他們的指導者布爾喬亞知識份子們，爲恐駭布爾喬亞泥，雖提出過“土地法”，但在實際上卻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感觸了迷信的恐怖。所以“在結果上法國的勤勞者底獨裁未曾極端地永續——他們在一七九三年六月初決定地就了政權，但翌年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照革命曆是熱月 thermidor 九日）他們的指導者羅伯斯皮葉爾 Robespierre 便倒了台。”這樣純革命的政權在法國統統也不過只維持了十四個月。

爲甚麼羅伯斯皮葉爾這樣倒得快？——他開初也是爲國民大衆所敬愛了的，但末尾他們在革命的獨裁裏未曾找着何等的利益，一切富豪，商人，工廠主，行東，以及機會地混進來服從了共和制的地主們，他們不但不曾動變，而且更加富裕了；加之爲革命所受的一切損失，却全負擔於國民大衆的身上了。大衆立地爲之感覺幻滅，疲于鬥爭，這也是理之當然。所以革命的獨裁在法國既已存續了十一年，而在法蘭西僅不過支持了一年有半的理由也在于此。

那末我們可以否定法蘭西大革命的意義麼？——否。它在歷史是演了很大腳色的。它是“創始了爲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制度存在

所必要了的各種條件的革命”——簡言之，它是“布爾喬亞革命”。它除掉了橫在舊法蘭西的資本主義產業發達底進程上之一切的障礙，打倒了數世紀以來的無意味的，妨害產業發展的地主及教會等底“特權”。但是對於爲資本主義的基礎之土地及生產手段等底私有權却未嘗變動。這樣，在法國革命，因之亦是完全由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而支配了的。

但我們現在轉眼到俄國革命看看。第一，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勝利同時公布的就是那個“土地法”。“無賠償地即時廢止一切土地私有”——這乃是在蘇維埃大會上伊里支所朗讀了的土地法案第一條，而又是那些法蘭西大革命家們所未胆敢觸手的問題。

要之，“俄國革命是從法國革命所未敢幹過的，未曾完了的地方着了手的。一切大領地底徵發——這尙不是社會主義，然而這是對於從來無論那個布爾喬亞世界都未曾遭過的‘神聖的私有權’底打擊。就以布爾喬亞革命來講，俄國革命是限界的革命，——因爲是不能進展到這以上了的。”

“可是，像大家所知，不是以土地底徵發而完結了的，——在一九一八年大工業企業便成爲了國有。這既已經是比布爾喬亞革命，就使比最無界限的布爾喬亞革命都是超過多遠而進展了的。因爲布爾喬亞革命的目的是在於使個人資本無障礙的蓄積，決非是使個人資本盡爲國有。這個歸納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祇是由社會主義者才能要求的，——布爾喬亞革命家是誰都未能提出過這種

要求的。”

俄國底‘革命底意識沃羅基’亦是社會主義的，並且在俄國連那些布爾喬亞式的革命家們都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甚至于採用了社會主義的名稱。比如——“國民的社會主義者，”其實也不外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的 S. R. (社會革命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底左派也要取用了“社會革命黨”的名稱。像這樣，祇當他們關於政權，連一步都未敢踏進社會主義方向去的時候，大家才明白他們的幌子是個僭稱者，——“從前，僭稱者都宣言了自己是皇帝，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僅俄國麼?)僭稱者宣言了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這樣“俄國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在這裏面社會主義的要素占着優勝。它指導了行動，賦與了意識形態。想附之以意義于俄國革命了的，未以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理想，而是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了的。”惟其是如此，所以在俄國布爾喬亞派對於這個革命的態度也與在法國那時的完全不同。不但俄國，全世界的布爾喬亞派都爲這個怪物恐怖，合成一塊無時不在想把它推倒。可是歷史是向前的，這些近於沒落的老人，任他怎樣狡猾，施設鎮壓恐怖，但他們運命依然是在向沒落方面走。俄國，革命底決定的勝利就是打倒了布爾喬亞派中之最弱的一環的歷史上的新開場，萬國普羅列塔利亞特勝利的第一幕。所以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口號是‘擁護俄羅斯蘇維埃!’(以上參照博克羅夫斯基：‘俄國史概要’第三部第一冊，序論。)

二 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

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這十二年間俄國經過了三次的革命。即一九〇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伊理支，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西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演說上劈頭說着：“我們今天紀念‘血的星期日’的第十二週年。這個‘血的星期日’正可視為俄國革命的開首。”真的，‘若無一九〇五年底‘一般的實習’，一九一七年底十月革命的勝利怕不可能了的罷。”

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三個主要階級的代表者們，即三個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小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說’）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底代表者們已經關於他們的綱領和戰術開始激烈的鬥爭，而準備了將臨的階級鬥爭。

及到一九〇五年，各階級都登了舞台。勃發了空前之廣大的激烈的大罷工。由經濟的罷工而成為政治的罷工，由政治的罷工一轉而變為叛亂了，在這個時間所得的經驗和成績是：

（一）指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被指導的猶循躊躇的農民間之相互關係受了實地的試驗。

（二）在鬥爭底原始的發展之中，在組織上，生出了蘇維埃的

形態。

(三)鬥爭之議會形式與非議會形式底交替，拒絕議會的戰術與參加議會的戰術之交替，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合法的鬥爭之交替，及這些情形的相互關係和交涉，——這一切都是得了不少的教訓的。

(四)又大衆與其指導者，階級與其黨，關於政治科學的根本問題所得的教訓這點看來，當時的一個月亦可匹敵平和的，立憲的發展時期之一年。

但是一切革命的黨和叛亂的黨都打敗了。查爾主義得了勝利。

但在這個革命失敗後這反動勢力時期（一九〇五年——一九一〇年），同時對於革命的各黨，及革命階級，却獲了極大的實際教訓：

(一)關於歷史的辯證法的教訓。

(二)關於怎樣行使政治鬥爭之理解，能力，和術技等的教訓。

(三)又在不幸之中發見了真實的友人。學習了敗北了的軍隊應當怎樣地鬥爭。革命黨雖知道怎樣地攻擊，但現在到了不得不知道：應該怎樣地去實行正當的退却。他們若果尚只知進軍而不知退却，他們是決不會得着勝利的，——俄國的革命階級是體驗了這種極苦的經驗的。而且在一切敗北了的黨派之中最秩序井然地退却了的，乃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了的那個真正的革命黨。蓋因他們不單理解了非合法的活動，而且排斥了那些不願理解退却的方法及必要，又不願理解合法的活動之是絕對必要的革命

家。

(四)並且得了勝利的 Zarismus,便不得不以更急劇的速度去破壞了俄國的先資本主義的家長的生活方法底殘存物。俄國的資本主義便以可驚的速度發展了。所以那個立在超階級的幻想——即以爲有避脫資本主義之可能性的那個幻想,也就隨之崩壞了。

但是自一九一二年以來鮑爾塞維克便能壓倒了孟塞維克(自一九〇五年以來布爾喬亞已便充分知道了孟塞維克是勞動運動內之布爾喬亞的代理人。故他們以種種方法援助了這個代理人,以與真正的革命黨相對抗了,)。這種成功也是由他們實行了正確的戰術——和用了非合法活動與‘合法的可能性’的這個戰術——所得結果,所以他們就在那個頂反動的 Duma,猶能征服了全勞動者的投票。

然歷史又展開了,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們因分贓的衝突遂在一九一四年開始了最初的戰爭。在這期間社會帝國主義,社會偏狹主義,社會愛國主義,徹底的或不徹底的國際主義,平和主義,及對於平和主義的幻想之革命的否定等等,——一切意見都顯明地現出來了,並且那些第二國際的小丑們,被戰爭奪掉了他們在一切先進國裏所得意的‘合法性’時,他們則不能像俄國革命家們在國外那樣自由地(非合法地)交換意見,自由地(非合法地)討論正確的見解,造出組織。這樣各國的社會愛國者及‘柯茨基一派’便暴露了他們之是對於普羅列塔利特底最壞的叛徒。所以“布爾塞維克主義”如果在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是得了勝利的,那末,這個勝利之一

根本原因確是由於布爾塞維克主義自一九一四年尾以來既已不客氣地暴露了社會偏狹主義 (Sozialchauvinismus) 和‘柯茨基主義’……底卑劣和破廉恥，加之大衆其後由他們自己的經驗竟越發確信了布爾塞維克的見解之是正當的。”

但是因苦慘的大戰之打擊和重大的負擔，老耄憔悴到了極點的查爾主義便造成了對付他自身之可怕的破壞力。俄國在僅僅數之日中一變而成了比世界任何國家都要自由的（在戰時狀態之下來講）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了。這即是所謂：

三月革命。這次革命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照俄曆是二月二十二日，故亦名二月革命）以彼得堡的勞動者底罷工和示威運動而開始，八天之後便完全得了勝利。俄皇（即 Zar）在普斯科夫，從大本營回往俄都的不能前進的火車中，署名了退位書。然而此次革命雖是大衆之力，但政權却爲布爾喬亞把持了。其原因：第一，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本來就有相當鞏固的組織。第二，普羅列塔利亞特方面尚缺少有力的大衆的組織，加之他們的指導者之間把這回的革命單看做爲布爾喬亞的，而且是爲那些不敢去自己掌握權力的會主義們所支配了的。

但是一般民衆早就有了他們自己的權力機關——蘇維埃；雖其指導者是卑怯和機會主義者，但必然地不得不與布爾喬亞的權力機關——臨時政府對立了。即兩個權力同時存于一國之內。一個是代表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和地主之臨時政府，另一個是由勞動

者，兵士，及農民所成的蘇維埃。——指這兩個同時存在的權力爲二重權力，這是從前未曾現出過的一特別的，新的現象。

這個二重權力乃是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汜與全勞動民衆之最尖銳的階級對立底表現。可是一國之內不得有二權力同時存在，它們早晚是要明顯衝突起來的。所以鮑爾塞維克充分明白了：這二重權力乃是革命從第一階段移到第二階段去之過渡瞬間的表現，——這個見解是伊理支在那封“國外的書簡”內就已正確地指摘了的。

可是在這個過渡瞬間，尙在小布爾喬亞革命家底強烈的影響下之當時的蘇維埃，不曾主張自己把握國家全部的機關，祇取妥協政策，將國家權力委托於臨時政府，自任爲統制者，監理者便滿意了。所以蘇維埃自認爲制御臨時政府的團體，在此占着多數的小布爾喬亞指導者們則以什麼‘接觸委員會’與資本家政府不斷地協議了。他們所交易的事件雖是由革命所獲得的底維持，特赦，言論集會罷工等底自由，憲法會議底召集，等等，但他們陶醉于這些空文之間，布爾喬亞汜便與英法資本家締結密約，祇空口約束而毫不實行，竭力破壞，除掉工人兵士的蘇維埃權力，趕早壓殺革命，而想確立了帝國主義的獨裁。

這樣，蘇維埃便自由意志地將國家權力委托於布爾喬亞汜了——這確是三月革命之第二的特質 因爲當時的俄國小布爾喬亞要比純粹普羅列塔利亞特多得很多，在革命以後，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單爲小布爾喬亞的數量的衆多所制，其Ideologie亦爲其所制。所以將小布爾喬亞指導者從大衆截開，這是非常緊要的，加之認清了二

重權力是向普列塔利亞特底單獨權力方面去的過渡，他們便打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猛烈地進攻了小布爾喬亞指導者，即“布爾塞維克極細心地開始了對於議會主義的（實際上）布爾喬亞共和國及孟塞維克之連勝的鬥爭。……我們當這時代之初，決未要求推翻政府。而且說明了：蘇維埃底構成和傾向若一天不起豫備的變化，推翻政府則一天是不可能的。又，我們未曾宣言拒絕布爾喬亞議會和憲法制定會議。然而一九一七年我黨底四月會議以後，公然地以黨的名義聲明了：有憲法制定會議的布爾喬亞共和國優於無憲權制定的布爾喬亞共和國，但是‘勞動者和農民’底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更優於一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立憲共和國。倘使未有這樣細心周到，慎重的長期間的準備，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怕不能獲得了勝利，亦不能將這勝利維持下去了的罷。”

要之“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生出了蘇維埃。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蘇維埃爲孟塞維克所騙，但孟塞維克，他們因爲不會能够理解蘇維埃的角色和意義，便陷于破產了。及到現在全世界發生蘇維埃的思想，而且以可驚的速度正在普遍于萬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間。”

以上略述了自一九〇五年革命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間的俄國革命黨所經過的階段，所得的教訓及所取的策略。但在這兩回革命站在其先頭的，都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又其鬥爭方法也是普羅列塔利亞式的（同盟罷工，示威運動）——，但其內容却是布

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革命，不過一九〇五年的布爾喬亞泥底地位與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決不相同。（以上參看：“小兒病”即“Die Kinderkrankheit des ‘Radikalismus’ im Kommunismus”第三章，佐野學，十一月革命底意義，俄國革命誌。）

三 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

關於這個從查爾退位的三月十二日至政治權力歸爲蘇維埃了的這八個月之間，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所經過的經驗及教訓，實不能勝數，我們可將它分爲四個階段，略述其各階段的特徵。

第一階段：三月初至五月中。這乃是布爾喬革命完成期，而同時又是普羅列塔利亞黨的再組織及大眾自己組織的時期。

此時政治權力完全歸了資本家的黨——立憲民主黨，以盧衍夫爲國務總理的第一次臨時政府組織。（三月十五日）這即是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泥之抬頭，布爾喬亞獨裁之表現。

但在革命第一日，已創立了工人兵士的蘇維埃，這乃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和農民獨裁之表現。

即一邊是臨時政府，另一邊是蘇維埃（即二重權力）。

此時的蘇維埃雖爲小布爾喬亞泥（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支配，而猶能當作大眾的鬥爭組織發展了。

及到四月十六日，由伊里支的歸國，發表那個有名的“四月綱

領”，運動的方針爲之決定。

“我們革命（三月革命）的最大特質……乃是從革命勝利底開始就成立了的二重支配。

“這二重支配以政府的存在而出現：第一，正常的，事實上的布爾喬亞政府，它們握着一切權力機關。第二，補充的補助政府——‘統制’着第一政府的——乃是由工人兵士代表者彼得堡蘇維埃所成。這第二的政府雖不處理國家權力底各機關，但直接立脚于人民大多數，即工人和農民之上。

“這二重權力底階級根源及其階級意義存于如次之點：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不單除去了帝政，全權力移到了布爾喬亞，這次革命又極有力地向着普羅列塔利亞特及農民獨裁方面進行了。”——布爾塞維克乃是以這樣的見解規定二重權力，而確立了其戰術的。

五月初在彼得堡發生反對資本家政府的自然生長的大示威運動，政權底最初危機爲之而來，但小布爾喬亞指導下的蘇維埃漸向右轉。

第二階段：這期間乃是自第二次臨時政府成立的五月十八日（俄曆五月五日）——至在彼得堡及其它都市舉行‘打倒資本家內閣’的大示威運動的七月一日（六月十八日）。

在這期間經濟破滅底危機愈變深刻，代表各階級的黨派的鬥爭激烈化。

但是“資本家一到了知道難于維持政府的地位時，他們便開始

採用了在一八四八年以來數十年間各國的資本家既已用過的那種使勞動階階愚昧，分裂，及使他們變為無抵抗狀態的常用手段，這個手段即是所謂‘聯立政策’，——即布爾喬亞代表者和社會主義底叛徒們結合起來共同地組織內閣。”（“革命底教訓”）

‘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為自己的立身出世，雖早已不顧其黨羽的反對參加了第一次臨時政府，現在從這個社會革命黨又有柴爾諾夫，從孟塞維克有柴列特里，斯哥伯列夫，和彭謝波諾夫等的參加。’

“在革命的勞動運動和所謂自由與民主主義存在已經很久的國家，即在英法，資本家屢次在用這個手段得着效果。進了布爾喬亞內閣的‘社會主義’指導者們在這些國裏，常證明了他們單為了資本家的泥菩薩，欺騙勞動者的工具。而俄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的’資本家現在也在用這個手段。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恰巧上了這個當。這樣我們看得着在五月六日成立的聯立內閣內的柴爾諾夫和柴列特里一黨。”（“革命底教訓”）

俄國布爾喬亞的這個手段確得了效果，他們的克倫斯基對於德國開始了連純粹的資本家內閣都所不敢的‘戰爭底再與’。這個攻擊的命令發表於那“打倒資本家內閣”的示威運動的翌日，其用意乃是想將勞動者的不滿轉化為對外的敵愾心。但是俄國軍隊在戰線遭了大大的失敗，這便促進了布爾喬亞權力底崩壞。工人兵士對於政府的不滿，竟於七月十六日以自然生長的武裝示威運動爆發了。這次運動雖然失敗，然是第二次臨時政府的危機。

第三階段：乃是自七月初之大衆示威運動（即‘打倒資本家內閣’，‘要求實現生產管理’，‘反對攻勢政策’，‘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等口號下之大示威運動）至九月十三日柯爾尼羅夫叛亂的時期，反動的時代，克倫斯基底 Bonaparte 主義時代。

‘克倫斯基底 Bonaparte 主義是經兩個事件而確立了的。第一是七月的攻勢，第二是七月暴動的鎮壓。布爾喬亞在表面已經不能成立政府，又被小布爾喬亞所指導着的蘇維埃也未想掌握權力。於是恰好立在這兩者之間，標榜不偏不黨的克倫斯基，在擁護秩序和‘民主主義’之下，事奉布爾喬亞派，彈壓普羅列塔利亞特，而得以樹立了反革命的政府（以克倫斯基爲首相的第三次臨時政府組織于七月二十一日）。所以反動軍隊爲之引進，死刑於是復活，勞動者及革命的軍隊爲之武裝解除，鮑爾塞維克受迫害，新聞被禁止。反革命由九月初向彼得堡進行的柯爾尼羅夫的軍隊，到了絕頂。’

第四階段：乃是從柯爾尼羅夫的叛亂到鮑爾塞維克獲得政權的期間。即反革命的布爾喬亞派與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頂尖銳對立的直接內亂期。

反動大將軍柯爾尼羅夫在九月雖引着軍隊想殺戮革命的勞動者，逼着彼得堡來了，但鮑爾塞維克站在先頭引着武裝工人及革命軍隊起來對抗，逼得使克倫斯基不由得不逮捕柯爾尼羅夫。在這叛亂後克倫斯基底獨裁政府雖然成立了，但這就是階級對立激化到了任何聯立都成了不可能了的表示。一方面鮑爾塞維克在蘇維埃內及主要戰線的兵士內，獲了優勢的地位，莫斯科及彼得堡的蘇維

埃也決議支持鮑爾塞維克。北方蘇維埃大會及彼得堡蘇維埃決議反對派遣軍隊到戰線。從九月到十月，農民的叛亂勃發于俄國全土。危機一天一天地成熟。戰線完全崩壞，九月末民主會議作為對於將臨的革命勢力的妥協政策，開於彼得堡，其結果雖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相的最後的（第四次）臨時（聯立）政府，但完全是無力的。

十月二十三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鮑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上可決了伊里支的關於暴動的提案。二十九日在彼得堡蘇維埃內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而且彼得堡守備隊決定了以武力擁護這個軍事革命委員會。從十一月四日，鮑爾塞維克在軍隊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十一月六日夜，革命軍占領車站，郵便局，電話電信局，帝國銀行。Bonaparte 主義的政府幾乎無流血而被瓦解了。臨時政府的大臣受逮捕，克倫斯基逃亡，軍事革委員獲得政權。

十一月七日在彼得堡蘇維埃集會上滿場的歡呼之中，托羅茨基以革命軍事委員的名義宣言了“臨時政府已經沒有了。”

同日午後六時開催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宣言：權力歸了蘇維埃。而且大會立令解放被克倫斯基政府所監禁的工人，兵士，農民。關於土地和平和的布告也立地可決。以列寧為首班的人民委員長也在大大的喝采之下選出。

這乃是由三月至十一月之間的革命進展的狀態。（以上參照：俄國革命誌。十一月革命的意義，到十月革命之路。）

關於十一月革命之當時內外情勢及其特質，為簡單起見，以下

四、五、六節都依着“到十月革命之路”的分析敘述。

四 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外部情勢

使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粉碎帝國主義的鍊鎖，將布爾喬亞的權力比較容易推倒了理由，在外部的性質上有如次三件事情。

(一)：十一月革命始於兩個有力的帝國主義者羣——即英法與德奧帝國主義者羣——底絕對的鬥爭尚在繼續的時期。他們彼此的生死的鬥爭，使他們不曾有充分的時間和手段來對付十一月革命。這對於十一月革命却有一極大的意義，——因為這正是使十一月革命利用帝國主義者內部激烈的衝突，鞏固自己的種種力量，而得以組織了的。

(二)：十一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過程中開始了的。在這過程中疲于戰爭渴望着平和的勤勞大眾，於是通曉事理而知道了只由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才能脫掉戰爭的唯一出路。這件事情對於十一月革命有頂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件事情給了一強有力的武器於十一月革命，使蘇維埃底變革行為與被憎惡的戰爭底終結得了連緊的可能，因之在西歐勞動者及東方諸民族之中造出了一大眾的同情。

(三)：在歐洲早已有了有力的勞動者運動；及由繼續了很久的帝國主義戰爭所惹起的革命的危機，在西歐以及東洋諸國，已經成熟。這事情對於俄國有不可計測的價值，因為在對於世界帝國主義